【娜俊】秒针要走向哪儿

从各个方面来说都很清淡的abo 先婚后爱 温温柔柔x别别扭扭 5000+

1

罗渽民发现，他给新来到自己家里的那个omega开门的时候，自己的手表停止了运转。

早上8点23分零3秒，表盘上的指针悄悄地定格在了那一刻。

罗渽民一直带着手表，大部分是工作的原因。他常常在一次漫长的加班过后发现，世界已经走到了凌晨两三点。又或是开会时忘记把握时间，把一个会议拉长到员工们都开始在桌子底下玩手机，他才回过神来，发现自己早就该结束这场会议。

于是那天，靠谱的beta助理替他买了一块手表：“老板，珍惜时间，热爱生命。”

罗渽民心想，我觉得我也挺热爱生命的啊。

在这块价格不菲的手表坚强地运作了三年后，它终归还是死掉了。罗渽民坐在沙发上默默端详它，纠结着要不要送去维修。

最后得出的结论是：没时间去，干脆再买一块吧。

“手表坏了吗？”

刚刚来的那个omega扒着二楼的栏杆低头看着自己，声音不大不小，刚好能传进自己耳朵里。

“嗯。”罗渽民回给他一个微笑，“正准备再买一块。”

“要不……”那人犹犹豫豫的，手指抠着栏杆边缘，“我给你买一块吧？订婚礼正好还没定……这样也挺实用的。”

罗渽民怔愣了一下。订婚礼这种东西，基本上有华无实，不是什么领带夹啦袖扣啦，就是胸针啦领结啦，反正有钱人的世界比较丰富，看着体面却没用的东西能列个大list。

手表应该不在这种一般的订婚礼list当中。

毕竟是要天天戴在手上的东西，由自己的未婚夫送出的话，怎么说也有点暧昧吧？更何况这种两家人不带他俩，随便聊了两句就一拍即合的婚约，想来也不会轻易地发展成美满爱情。

而且，他和这位未婚夫，到目前为止，还只是算作陌生人罢了。

可罗渽民抬头看了一眼，那个人咬着下唇，手指也紧抠着栏杆，一副好像和自己搭话是一件很困难的事的样子。罗渽民低头轻笑了一声，把坏了的手表放在茶几上，又抬头和黄仁俊说：

“好。”

2

罗渽民和黄仁俊不认识，完全不认识。

在知道自己要和这个人订婚之前，罗渽民甚至都不知道两家有联系，还是关系很铁的那种联系。罗妈妈一脸兴奋地和他讲着“你忘啦小俊和你小时候还见过”，“他还比你大一点呢”，“他特别好看特别可爱呀你肯定喜欢他”的时候，罗渽民只是没有表情地点了点头。

妈，我连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。

不过后来在黄家见到黄仁俊时，罗渽民倒是把妈妈的话从脑子里倒出来重新想了想。好看是挺好看的，就是没看出来他除了“嗯”什么也不说有什么可爱的。

罗渽民向来对家里的决定不发表意见，结婚就结吧，反正他也到了该结婚的年纪，顺便以后再接受访谈的时候，也不用再回答“有喜欢的人了吗”这种愚蠢的问题。

不过他好奇地问了罗妈妈一句：“你们也没问问那个omega的意见？”

罗妈妈脸上泛起微笑：“小俊当然同意了啊。”

罗渽民点点头，对于自己以后要和这个神秘的omega共同生活这件事，不禁升起了一丝期待。

而在黄仁俊提出要给他买一块新手表之后，罗渽民突然感受到了，母亲说的那种“可爱”是怎样一种“可爱”。

紧张的时候，会咬着下嘴唇，手上还要抓着点东西。

明明在做“和不太熟的未婚夫说话”这种平平常常的事，却生生做出了一副“和国家领导人说话”的样子。

罗渽民坐在书房里盯着面前的这个黑盒子，不由得笑了出来。

连送东西的时候，也只是把礼物悄无声息地放在对方书房桌子上，纸条也不留一个。

别扭鬼，罗渽民在心里默默给黄仁俊下了定义。

他打开面前简单却大气的盒子，里面躺着一只通体黑色的腕表。黑色皮质表带，黑色圆形表盘，但在上面点缀着指针的银色。

和之前助理送的那只，结合藏蓝深褐以及玫瑰金于一体的浮夸腕表很不一样，这一块只是黑色、银色，款式简单，是怎样搭也不会出错的类型。

罗渽民没急着戴上，只是又默默把它收好，然后走向了黄仁俊的卧室。

黄仁俊没关门，坐在屋子自带的小阳台上，一笔一笔地画着什么。罗渽民怕惊到他，于是靠在门上轻轻地敲了两下。

黄仁俊闻声回头，逆着光让罗渽民看不太清楚黄仁俊，但那一块在黄仁俊鼻尖上格外显眼的红色颜料，还是惹得罗渽民低头笑出来。

他真的有让自己笑的体质。

罗渽民走到黄仁俊面前，顺手从床头柜上抽了两张湿巾，然后在黄仁俊鼻尖上轻轻擦拭：“谢谢你的手表。”

“……啊。”黄仁俊反应过来时脸颊已经开始发烫，慌张地放下画笔，伸手去拿那两张湿巾，“没事，你不嫌弃就好了。”

罗渽民淡淡地回了句“怎么会”，就转身出了房间。

黄仁俊握着刚刚罗渽民给他擦颜料用的湿巾，心跳未稳地眨了眨眼。

吓死了，刚刚差点控制不住信息素了。

3

黄仁俊一度觉得罗渽民的信息素是水味儿的。

自他搬进来这两个月里，他好像从来没有闻到过罗渽民身上的气味，虽然这和他刻意保持的恒久不变的安全距离也有点关系，但罗渽民的味道实在太清淡，和他自己本就没什么味道的茶花混在一起，结果还硬是不如李东赫送的那束百合味道来得浓重。黄仁俊不太喜欢百合的香味，罗渽民却说放着也挺好的，黄仁俊就就此认定，你原来喜欢这种浓烈的。

就连那次，罗渽民被妈妈们勒令给在工作室的黄仁俊送饭，工作室刚上班一天的omega小姑娘也说：“俊哥，你们两个beta在一起感觉真的好安心。”

黄仁俊差点把米饭喷出来，罗渽民在旁边笑也不是，哭也不是。

罗渽民的冷杉木味，和他本人一样。

看似温柔关怀，淡淡木香，实则是冷淡，本质上什么也没发生。

那块黑色的表，也是罗渽民给黄仁俊的典型印象——黑色，银色，简单，还是个总裁。

罗渽民两个月来也一直戴着那块黄仁俊送的表。虽然也没特意提是“太太”送的，但媒体们一个个又像火眼金睛，又像天桥上忽悠人算命的，换了块手表也能给写成黄仁俊在宣示主权。

罗妈妈和黄妈妈自然很满意。

于是订婚宴真的到来的那天，两位妈妈满面红光，见人就要炫耀一番：“你看到小民戴的那块新表了哇？小俊送的呀！”

黄仁俊就在不远处被妈妈们的热情呛到。

他这一咳居然就停不下来了，硬是咳了十几秒才慢慢缓过来，咳声由大到小，把二楼和宾客礼貌性寒暄的罗渽民咳到了他面前。

罗渽民端了一杯温白水递给黄仁俊，看黄仁俊慢吞吞地接过，罗渽民才弹了他额头一下：“喝果汁也能呛到。”

黄仁俊被这种突然的亲密动作撩得有点大脑混乱，磕磕巴巴半天才憋出一句“我也不想啊”，不知彼时的耳尖已经红得滴血。

可他心里却在想，在公共场合突然凑这么近做什么，坏人。

“小心点。累了就去三楼我房间休息，一会儿吃饭再叫你。”罗渽民摸了一把黄仁俊的头发，吸引了在场众人的目光。

黄仁俊被一群人盯着看得背后发毛，只得软软地应了一声“哦”，然后硬着头皮上了楼。

可他这时又在想，非得在公共场合说去你房间做什么，坏人。

信息素很清淡，但是是个坏人，黄仁俊在心里给罗渽民下了定义。

4

两个人的关系并没有像妈妈们期待的那样突飞猛进，在订婚宴后，两个人依然保持着黄仁俊刻意为之的“安全距离”，相安无事，却也过于相安无事。

直到那天黄仁俊参加完庆功宴，从外面回来。

黄仁俊算个职业画家，当初想追求梦想的时候，黄妈妈就鼓励他“画卖不出去，家里也能养得起你”。好在黄仁俊天赋不错，正正经经地画了几年，也能称得上是个艺术家的水准了。

黄仁俊从去年就开始准备的一副好几米的油画，前几天终于大功告成。画早就被一个喜欢收藏的企业家预定，见到成品后，那位先生更是大手一挥，又加了一大笔价。

黄仁俊的工作室开张以来赚得最大的一笔，就这么诞生了。

工作室的小姑娘小伙子们吵吵着要涨工资，还要出去吃饭，黄仁俊的一副老年人平和心态，还是败在了众人的热情之下。

本来就不怎么能喝，被几个助手你一杯我一杯地灌，黄仁俊自然架不住。趁着还没晕到要耍酒疯的地步，黄仁俊拨给了罗渽民，不好意思地说让他来接自己。

罗渽民接到电话时，其实有点生气。

他和黄仁俊名义上订了婚，但两个人还什么都没发生。一个还没被标记的omega，喝酒喝到说话语速都慢了一倍的程度，怎么能让他不提心吊胆的。

于是在饭店门口看到黄仁俊时，罗渽民冷着脸一句话也没说，瞥都没瞥工作室的几个年轻人，拉着黄仁俊就上车走了。

“俊哥家这位好凶啊。”一位beta男助理说。

“但是他上次来画室的时候，也不这样啊……”那位把两个人都误认为是beta的omega小姑娘插话说。

可是这边黄仁俊一进门，就挂在罗渽民身上，扒也扒不下来，哄也哄不下去。嘴里一边糯糯地嘟囔着“他们都欺负我……”，手上一边搂着罗渽民的脖子不撒手。

罗渽民一下子气全消了，无奈地叹了一口气，只得哄着“好我帮你打他们” ，然后搂着站不稳的黄仁俊缓慢地向黄仁俊的卧室行进。

等他终于拖着黄仁俊挪到黄仁俊房间时，黄仁俊却搂他搂得更紧了，那人的脑袋埋在罗渽民颈窝，哼哼唧唧地说：“不舒服……”，还不老实地往罗渽民身上窜。

罗渽民敏感地嗅到空气里突然浓重了几分的茶花味，强忍着散发信息素的想法，从黄仁俊的抽屉里找到抑制剂，给黄仁俊打了一针。

“现在好了吗？”罗渽民看着肩膀上的毛茸茸的脑袋，轻声问。

怀里的人没动，但过了一会儿，空气中的茶花味明显地放缓了波动，味道也渐渐趋于寡淡。

罗渽民刚准备把人从自己身上扒下来，让他好好睡觉，黄仁俊就又圈紧了搂着罗渽民的手臂，在罗渽民肩上的脑袋轻轻蹭了蹭：“……没有……”

别扭鬼，小骗子。罗渽民加了一条标签，然后在黄仁俊耳边轻笑。

喝醉了就开始黏人了，不仅黏人，还耍赖。八爪鱼似的黄仁俊，还真让罗渽民联想不到平常那个别别扭扭的他。

“那要怎样？”罗渽民带着笑意问黄仁俊。喝醉了的黄仁俊说谎撒娇的时候，显然没有考虑到信息素可以被闻到这件事，总之就是想撒娇，不达到目的不罢休。

黄仁俊还埋在罗渽民颈窝，闷闷地说：“想闻娜娜的信息素……”

罗渽民被黄仁俊可爱得要卸下君子面具缴械投降了，干脆一口咬上了黄仁俊后颈的腺体，激得黄仁俊倒吸一口冷气。

“现在好了？”

这是黄仁俊第一次如此清楚地闻到罗渽民的冷杉木味儿，像雨后的山里，让人清醒也让人安心。

这一口下去，配上两人的信息素混在一起，饶是黄仁俊脑子再不清醒，酒也该醒了八分。他羞得再发不出声音，也不肯从罗渽民怀里抬起头来。

罗渽民知道小骗子清醒了，别扭鬼又回来了，于是贴心地把黄仁俊送进浴室，还温温柔柔地跟他道了晚安。

黄仁俊自己站在浴室里，行动都变得迟缓。

我都干了什么惊天骇俗的事儿啊……

5

临时标记的那天，最终还是以黄仁俊抱着被子站在罗渽民房间门口一言不发，罗渽民笑着叹了口气把他哄到自己床上，抱着他睡觉作为结尾。

黄仁俊觉得既然都惊天骇俗了，那再惊一点应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。

罗渽民抱着他睡觉是没什么问题，但是第二天罗妈妈来了，这件事就变得很有问题。

罗妈妈进门一闻，就知道了个七七八八，偷笑着给赖床的两个人做早餐，心情好得歌儿都哼起来了。

于是罗渽民从床上轻手轻脚地爬起来之后，就听到了熟悉的上世纪流行歌曲。

罗渽民从房间走出来，在二楼呼唤一楼厨房里的母上：“……妈？”

罗妈妈转头笑得灿烂：“小俊呢？”

“……睡呢。”罗渽民挠了挠头发，心想妈你绝了，怎么觉得仁俊才是你亲儿子。

黄仁俊早就被煎培根的味道勾得睡不着了，竖着耳朵听罗渽民和妈妈的对话。肚子一边咕咕叫，自己一边往被窝里缩。

就一起睡了一天就被碰见了！我出去说什么啊！不出去！

罗渽民再回到卧室准备叫黄仁俊起床的时候，就看到了一团被子在床上一动不动的景象。

“仁俊？俊俊？”罗渽民努力从被子里扒拉出黄仁俊，“起来了，妈来了。”

黄仁俊手里的被子被罗渽民夺走，只能用双手捂住红透了的小脸，露出一双眼睛湿漉漉的，求助似地看罗渽民：“能不能不起啊……”

罗渽民被他盯得要起反应，连忙亲了一口黄仁俊的额头，然后就起身说：“不行，不许耍赖。”

“罗渽民……”黄仁俊腹诽两人进展得快而自然，怎么一下子就从相敬如宾变成腻腻歪歪了。

“昨天还叫娜娜呢。”罗渽民故意逗他，附身去捞黄仁俊的腰，“快起，妈在等。”

一听罗渽民提起昨天晚上的事，黄仁俊就闭嘴不说话了。蹦起来三两下就收拾好了自己，下楼和罗妈妈共享他认为尴尬无比的早餐了。

罗妈妈给两人留下了些做好打包的饭菜，又通知了两人周末回家商量婚期，就无比自觉地溜了。

午后从院里传过来一阵幽幽的香味，黄仁俊跑到落地窗前看，才发现他以前一直没注意，院里有一棵很大的槐树。春天要悄悄到来，也许是托槐花先给自己报个信。

黄仁俊的心思飘到小时候吃的槐花饼上，就拉着罗渽民要去摘槐花，也不管他们两个人中，谁也不知道怎么做他记忆里的槐花饼。

黄仁俊像个小孩子一样去掐院里那棵槐花树上的槐花，罗渽民站在他旁边，看着他伸手想够高处的枝桠，却踮着脚尖，怎么往上伸长手臂也碰不到树梢。

黄仁俊像是赌气似的一下子把手放了下来，撇了撇嘴，又羞又怒地鼓起脸颊，心里暗暗骂着干站在一旁的罗渽民——也不知道帮帮我嘛。

罗渽民本就有故意逗他的意味，一看那人泄了气般站在原地，嘴都快撅上天了，自知是自己让他不好意思了，就乖乖地走到黄仁俊面前，踮起脚把那束细枝拉下来了一点。

黄仁俊也不去掐了，就木木地站在那儿，上目线勾得罗渽民心里直发痒。“就知道看我笑话。”黄仁俊的声音黏黏的。

罗渽民一松手，那枝槐花兀自弹了回去，有几朵槐花就这么从枝桠上蹦了起来，齐刷刷地落到他和黄仁俊的头上。

——嘿，这场景还挺玛丽苏。

罗渽民低下头去亲黄仁俊的鼻尖：“哪儿有，我这不是帮你来了吗。”

“……那也是看够了我笑话才来的。”黄仁俊被他突如其来的凑近搞得脸颊发烫，往后偏了偏头，“家里怎么种这么大一棵槐花？”

罗渽民又不服输地凑上去嘬了一口黄仁俊的嘴唇，才回答说：“小时候栽的，喜欢槐花味儿。”

黄仁俊淡淡地“哦”了一声，心里想着你就是喜欢这种浓烈的，转身就要往房子里走。背过身去走了两步，才听到罗渽民好像忍着笑的声音：“也喜欢茶花味儿。”

黄仁俊转回去，刚想制止罗渽民再撩拨他的行为，结果就看到罗渽民一副等着看他炸毛的表情。支支吾吾“我”啊“嗯”啊了半天，黄仁俊才下定结论说：“坏人，你就是喜欢看我笑话。”

罗渽民不置可否。

喜欢看你笑话，也喜欢看你。

罗渽民低头看了一眼手腕上那只黑色手表，秒针走到“12”那里，恰好指向他正前方的黄仁俊。

-END-